

薛家柱 著
张邦友

民国秘闻丛书

蒋介石 逃台前发出的最后 通缉令



青岛出版社

民国秘闻丛书

蒋介石
逃台前发出的最后
通缉令

薛家柱 张邦友 著

青岛出版社

上 篇

(1949年11月 — 1949年2月)

引 子

沙沙的秋雨打在黑色轿车的挡风玻璃上，淋漓的雨水遮住了司机的视线。雨刷左右不住划动，玻璃上仍是模糊一片。

坐在后座的南京市警察局长尤大维的心比雨刷跳得还急，不住拍打司机的椅背催促：“快！快！”

轿车正开到新街口，这是南京城最热闹地带。十字路口四周那些高大建筑物笼罩在一片雨雾中，像一群穿着灰衣黑袍的送葬人。他妈的！真晦气，出门净碰上不顺利的事。新街口广场完全被人群、车流堵塞，挤得水泄不通。那此黄包车、三轮车、大马车加上破汽车在左冲右突。广场中心又有一辆绿蓬布的军卡车抛锚在那里，卡住了“咽喉”……喇叭声、马达声、叫喊声响成一片，那混乱劲比徐蚌会战从前线溃退的景象还要糟。

任你喇叭掀得山响，人们对你这辆警察局长的轿车要根本不予理睬。东窜西奔的行人，横穿过马路，照样从汽车夹缝中挤过去。一个捡破烂的流浪儿还在玻璃外朝局长大人做了个鬼脸，“呸！”地吐了口唾沫。

“小讨饭，你找死哟？”司机掀下窗玻璃，朝流浪儿吆喝了一声。

“算了，快开车吧……”警察局长仰身叹了口气，沮丧地说。

他心情十分恶劣。刚才还在那间宽敞、暖和的办公室里处理公务，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。他习惯地仰身靠在皮圈椅上，把一条腿搁在拉开的抽屉里，慢条斯理拉长了声音：“喂——哪里约……”

像针戳屁股，他霍地从椅子上跳起，在柚木地板上啪地并拢双腿，像一根木桩呆立着。嘴里只是一个劲儿地答应：“是！是……委座，卑职马上赶到……”

不用说，这电话是蒋介石从总统府亲自打来的。尤大维一撂下电话，就心急火燎驱车出发了。

总统亲自召见，情况非同一般。尤大维的心一下揪紧，身上感到寒毛凛凛，坐进轿车里，才觉得街上的秋风秋雨是这样凉意袭人。他懊悔早晨出门时没穿那件军大衣。

此去总统府是吉是凶，难以逆料。说不定警察局长这位置保不牢，还有生命之虞。早晨那个老家伙临出门甩下的一句话就是个不祥之兆，不啻乌鸦叫。

这天大清早，尤大维刚跳下床，一位白发银须的老者，拄着龙头拐杖，气冲冲闯进了警察局长家的客厅。他指着已经一夜没合眼的尤大维狂叫乱吼：“我、我只给你三天时间，无论如何要将凶手捉拿归案。否则、否则……我要叫你好看……”

这老者何人？胆敢用这等口气训斥堂堂的南京市警察局长。

此公，夏令正是也。

夏令正在国民党中虽算不上开国元勋、三朝元老，但国大代表、参议员、总统府国策顾问等桂冠，他轮流在头上戴。什么会议、什么场合，他都以不同头衔去出席。在国民党上层中颇有几分影响，据说蒋介石有时也让这老头子三分。

就在前一天，夏令正家的男佣人阮小二突然在门房间被人暗杀，在这多事之秋，夏令正犹如惊弓之鸟，吓得非同小可。硬说是有人企图谋害他，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嘛。他向警察局长提出了强硬的要求：立即侦破此案，查明凶手，并确保他的人身安全。

尤大维心里直发毛，知道此公不好惹。如果此案不迅速侦破，必然引火烧身，夏令正一定会找蒋介石。那时，不要说警察局长这顶乌纱帽，就是脑袋，能不能继续留在脖子上也难说。

不祥的阴霾，如眼前的风雨遮住了警察局长的视线。红灯！十字街口又亮起了红灯。糟糕，尤大维心中格登一下，又一个不祥之兆。唉——他软瘫地倒在车椅上……到总统府只这么一点路程，汽车已足足开了半小时。没按时赶到，这位喜怒无常的委员长不火冒三丈才怪呢。尤大维的额头不禁沁出了冷汗。

位于黄埔路国防部大院后面的小院里，曾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，正面容阴郁，没精打采地半坐半卧在官邸客厅的藤椅里。他用右手支撑着瘦削的下巴，用漠无表情的双眼，半开半闭地眯望着庭院绵绵不断的秋雨。

这庭院挺幽静，没有市井的喧嚣、没有缭乱的色彩、没有躁动不安的人群，唯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坪和浓密高大的法国梧桐树。现在经过一夜秋风秋雨，金黄的梧桐叶子飘落在绿色的草坪上，很像法国巴比伦派风景画家的一幅名画。

蒋介石多少次在这幽静的庭院里散步，闭目养神；多少次携着宁美玲的手在这里回忆逝去的岁月；又多少次望着西天的晚霞憧憬未来、思索国事。就在这官邸的客厅里，他接见过多少党国要人，召集军政大员，制定重大决策。可是这一切，随风俱灭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他又显得如此无可奈何……

这天早晨，秘书捧着一叠还飘着油墨香气的报纸，轻手蹑足地从蒋介石身后走过，悄悄地将报纸放在他旁边的茶几上，然后又不动声色地离去。他怕惊扰总统的思绪。

蒋介石慢慢张开眼皮，缓缓地立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个四肢，伸伸懒腰，作了几次深呼吸，然后从茶几上随便拿起一张《新闻报》，不经意地瞄了一下。

一个粗黑字的标题，蓦地映入他的眼帘。他把报纸凑近眼前，专注地看了起来。

猛地，这位总统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，顿时大发雷霆，叫喊道：

“来人，快把南京警察局长给我叫来……”

像是官邸丢下一颗重磅炸弹，侍从们一下拥进客厅。一个个吃惊地望着蒋介石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总统府军务局长，也就是紧随总统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，对总统最近一时期发火已司空见惯了，不动声色地向蒋介石走去，殷切地问：

“先生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看、你看，南京城里居然发生这等事……”

蒋介石一只手拿着刚出版的《新闻报》，报纸在簌簌抖起，另一只手拼命地在报纸上拍打着。

俞济时机敏的眼睛往报纸上一瞥，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报纸的头版二条位置，刊登着一张带黑框的女人半身照片。

照片的女人年约二十七八岁，长得秀媚漂亮，颇有股诱人的魅力。照片右边有一行引人注目的标题：《谢梦娇小姐暴尸湖畔遭暗害》。

谢梦娇，总统府的人谁不知道她是蒋介石的外事秘书、英文翻译。怎么会一夜之间卧尸湖畔呢？

报纸的记者为了使这则花边新闻更具真实性与可读性，对如何发现死者谢梦娇作了一番妙笔生花的描述：

（本报讯）昨日凌晨4时许，一名纱厂女工下夜班回家，途经玄武湖畔，忽见湖边石椅上倒有一人。该女工藉熹晨光，上前打量，禁不住吓得魂不附体。原来椅上是一具血肉模糊女尸。

报案后，警员闻讯赶来，查验死者身上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件，证实死者为谢梦娇小姐。目前，此案正在调查之中。

俞济时心中一块石头落地，脸上神色马上缓和不少。本以为军事上有什么重大战况，原来为了一个女秘书之死。

“怪不得有人议论，不爱江山爱美人。堂堂民国总统，竟为一个谢梦娇被杀而暴跳如雷，也真是……”

“为一个女人大动肝火，值得吗？实在不可思议。”

身边的几名侍从人员心里在嘀咕，慢慢扶着蒋介石坐回到藤椅上。

蒋介石仍是余怒未息，气喘吁吁，继续吼叫：“快！快让南京警察局长来见我。不！我要亲自打电话给他……”

俞济时只得把电话机递了过来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吗？”

当尤大维气急败坏赶到总统官邸，一脚踏进客厅，蒋介石看也没看他一眼，就随手把这张《新闻报》狠狠地摔到他面前。

尤大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毕挺毕立在蒋介石面前，一副诚惶诚恐神情。乘蒋不注意，悄悄用手抹去额头汗珠。待他捡起地上报纸，看清地上的照片，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知道总统召见的原因，他一下定心不少。哦，原业叫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这个……他连忙稳定一下情绪说：“报告总统，这件事我知道。”

“这件案子是谁经办的？”

“我亲自主办。”

“凶手抓到了吗？”

“还……还没有。因为局里昨晚才接到报案……”

“我不管你是昨晚报案还是今天……我问你，有线索吗？”

尤大维知道对蒋介石不能撒谎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只能老实回答：“还……没有。不过……有可能是共产党所为……”

尤大维对后边这句补充很得意，以为一定会迎合蒋介石的胃口，谁知蒋介石反而被激怒，顿时拍案而起，指着尤大维的鼻子，骂着：

“饭桶，你……你就知道共产党……不，这是一起谋财害命案，未必就是共产党干的……”

警察局长吓慌了，睁大双眼：“谋财害命？！”

蒋介石也发觉自己说得太直露了，连忙掩饰地转过身去，说：“这，你就不必问了。在没有弄清真相之前，自然也不排除共产党的可能性。”

这下，更使尤大维如堕五里雾中，一下摸不着边际。他不知总统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但又不敢动问。

“我再问你，黄仲洲有消息吗？”

“报告总统，还没有。”

“唉，你要加紧侦查，知道吗？”

蒋介石的口气缓和不少，竟在客厅踱起方步来。

“是。”尤大维的目光仍随着蒋介石的步子游移不定，小心地观察他每一声足音的分量，估摸着自己的命运。

黄仲洲，南京博物馆的少将馆长，三天前，突然失踪，杳无讯息。也是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，全城戒严，查找此人。一时兴师动众，大街小巷布满军警宪兵，挨家挨户查户口，还是人影杳然。尤大维大惑不解，心中老梗着这个疑团。他身为南京警察局长，也不敢动问总统这样查找是何种目的。

踱着、踱着，蒋介石再次将脸上余怒点旺，脸色非常难看地转过身来，直冲着尤大维吼道：“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的……我问你黄仲洲的女佣被杀是怎么回事？栖霞岭4具士兵尸体是怎么回事？鸳鸯园发生的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有杨丽兰，她现在究竟在何处？你说，你说哟……”

连珠炮般怒问使蒋介石脸色铁青，嘴唇苍白，气得像是要第二次吐血。

尤大维倒的一口冷气，身体如堕进冰窟……完了！这下肯定完了，今天恐怕再也出不了这间客厅。24小时之内，南京城连续发生6起大案，老头子能不火冒三丈吗？这也委实难怪他……在这党国风雨飘摇之际，六起案件，像在石头城上空投下六枚重磅炸弹，怎

能不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作为南京市的警察局长能逃脱罪责吗？

“总统，我该死，我有罪，我对不起党国……”尤大维吓得面如土色，向蒋介石连连请罪，差一点没双膝跪地、磕头求饶。

谁知蒋介石却没有从嘴里吐出一个“杀”字。一双神思恍惚的眼睛凝望着天花板，呆怔怔地说：“好吧，事已如此，我命令你尽快查明谢梦娇被害的真相，迅速找到黄仲洲的下落，把这几桩案件一一查清，向我报告。否则……”

否则，意味什么？警察局长自然明白。

警察局长离开总统官邸，一路上心烦意乱，摸摸脖子上的脑代，还在。他仰靠在，人造革的车椅上，浑身像是瘫痪一般。真是不走运！好不容易当上，南京市警察局长，想不到会遇到这么多麻烦事儿。

他“啪”地打着打火机，点上一支“三炮台”香烟。他眯缝眼睛在冥思苦想，想从这一连串事件中理出个头绪来。可脑子里浑浑沌沌，如一团乱麻，根本无法理清，思绪也如眼前烟圈晃晃悠悠在飘散……

他长长地叹了口气。看来一切都坏在这个漂亮女人身上。他不光见过谢梦娇的照片，也见过她本人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他一生所见过的女人中令他最激动的一个。只是碍于她同戴笠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，不敢对她抱有非分之想。

对！一切从谢梦娇身上开始，把她的来历身世调查明白，说不定会发现破案的线索。这个妖艳而神秘的臭女人，本局长对你毫不感兴趣哩，去你的吧！

尤大维掐灭了烟，又一叠声，拍着司机的椅背：“快快回局里去。”

话音未落，新街口十字路交叉处又亮起了红灯，轿车来了急刹车，差一点儿把局长大人的脑袋撞出一个大红包。

—

这是194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整个南京城笼罩在浓重的夜色中，显得分外昏暗、阴沉。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，只有警车和宪兵巡逻队的三轮摩托不时呼啸而过。

一座座楼房黑灯瞎火，一扇扇窗户像瞎了眼的盲人，悲凉无助地望着苍穹。唯有城市东南角的南京博物院异乎寻常：岗哨林立、荷枪实弹、如临大敌。

这座建筑物像个辉煌的宫殿，吸取了东西方建筑的精华。地上是柳桉木的拼花地板，还铺着新疆吐鲁番地毯。四周墙壁全是用木板镶围。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。

一间间收藏室里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文物、珍宝、古玩、字画，不少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。大多是从北平故宫博物院运到南京来的。现在，这些文物古董已从收藏室的柜子、橱子里搬出，装进了一只只铁皮箱子。

黄仲洲装完重要的一箱字画，一看手表已过午夜12时，就吩咐助手回宿舍休息。他自己锁上保险门，熄灭所有的灯，就回到博物馆后边的一幢小楼。

他推开房门，一股温馨的气息和异香扑面而来，使他精神为之一爽。这是他装饰高雅的住所，经过一番精心的布置，每件家具、每个摆设都像是精美的艺术品。看出来家庭主妇的位很会收拾、安排的女人。

妻子白玉婉已洗过澡躺在床上，身上散发出法国肥皂高雅的芳香。她紧披着一件粉红的丝绸睡衣，不但掩不住丰满的乳峰，连大部分光滑丰腴的胴体都裸露出来。确实，白玉婉的身体是无可挑剔

的，本身就如同一件艺术品，在柔和的灯光下有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。黄仲洲虽然已经同她结婚10多年，但每当见到她这样极其自然地躺在床上，总忍不住要扑上去对她亲吻一番。白玉婉也决不拒绝丈夫每晚从办公室回到房间对她的一番爱抚，每次都显得无比妩媚动人地伸开双臂去迎候丈夫。

“丁零零……”床头柜上的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。

是谁呢？这么晚还打来电话……

黄仲洲很不情愿地松开怀中的妻子，伸出手抓过床头柜上的电话听筒：

“喂，哪里……”

对方一句回答，就使黄仲洲神情大变，嘴里一连串的“嗯嗯”声。

“是，我立刻就来。”黄仲洲放下电话，脸上不无激动神色。

“是总统打来的？”敏感的白玉婉已猜到这是谁的打来的电话，“深更半夜还叫你去？有什么事这般紧急……”

“喂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去一下就来。”黄仲洲关切的望了妻子一眼，伸手摘下衣帽架上那件发来不久的少将军衔的呢子军服，小心地穿在身上。

黄仲洲走出博物馆大铁门时，一辆崭新的美国“凯迪拉克”高级轿车已停在门口。他认得出，这轿车是美国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。用这轿车来接他，实在使黄仲洲受宠若惊。这辆车对别人来说，不要说是坐，就连看也要离得远一点。

车子飞快从南京闹市驶出，空荡荡的马路很少有行人，只见一幢幢黑乎乎的房子很快向后退去。黄仲洲心里很不平静，脑海里闪过他追随这位总统的一幕幕往事……

早年，黄仲洲在国立艺专读书，专修绘画专业。他有一位表兄

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做事。黄仲洲在南京没有什么亲戚。星期天、节假日常同表哥去玩玄武湖、燕子矶，平时也常通电话。表哥发现黄仲洲聪明、能干，有心想提携他。

一次，表哥突然打来电话，话筒里声音显得很激动、亢奋：“仲洲，你想见见蒋先生吗？”

“哪一位蒋先生？”

“蒋介石哟，我们侍从室都习惯称呼他为先生……”

“去见他？！”黄仲洲感到很意外，不由得激动起来，“怎么个见法？”

“后天蒋先生要在，中央训练团对学员演讲，我可以带你进去……”

“好哟，”黄仲洲一冲动，就满口答应了，“后天一早我到你住的回龙桥宿舍来。”

尽管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对蒋介石的种种说法，但黄仲洲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不愧为青年领袖。去见见自己崇拜的人，是求之不得的机会。去！谁知，在宿舍走廊碰到了同学石亦峰，他遏止不住内心的喜悦对他说：“亦峰，后天去明孝陵野外写生我不去了，你代我向潘先生请个假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要去哪里？”

他就神秘地压低声音附着对方耳朵说：“去见蒋介石，听他的演讲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石亦峰大为吃惊，马上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你不能去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不能去就是不能去。仲洲，你要听我的忠告。”

石亦峰是他们班主席，在同学中很有威望。黄仲洲也很听他的话，两人有很深的友情，可称莫逆之交。

那时，校园里形成了关心国事的政治气氛，越来越多艺术系学生从谈论艺术至上、服饰发型、女人和性……转向谈论国家民族的

命令。因为天空已弥漫着战云，日本不久就要侵略中国……

石亦峰来自浙江金华农村，经常在公司中悄悄宣传马列主义，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还常把一些油印的地下刊物给黄仲洲等同学传阅。黄仲洲受他的影响，思想也比较激进。虽然明知他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，还是乐意和他接近。

现在，听他一番劝阻，也觉得自己太鲁莽了。去见蒋介石，听他的演讲实在没必要，这一去，就意味着他的政治倾向倒向蒋介石一边了。同学们会对他怎样看法呢？他犹豫了，终于没有去成。

几天后的星期日，黄仲洲在莫愁湖茶室同表哥一起喝茶，表哥很生气地责备他：“你怎么可以失约！那天害我为了等你，自己都迟到老半天。蒋先生还问我为什么迟到……”

“真对不起！那天我有课，请假请不准。”黄仲洲信口撒了个谎，心里却老大过意不去。表哥对他是一片诚心的，怎么能让人家为难。

“你干脆退学算了，到侍从室来当文书。”

“这……”黄仲洲犹豫了，半天回不上话。

到侍从室干事，无疑是个美差。别人是求之不得，可他有表哥举荐。他一下离开艺专，实在有些舍不得，因为不光画室里有那么多西洋名画和希腊的石膏像，还有他朝夕相见的初恋情人白玉婉。

“表哥，我同父亲商量一下再说，好不好？”

黄仲洲出身书香门第，对父母极尽孝道，事事要请示父亲，父亲他从不违抗。父亲一生从事文物考古研究，很看不起官场追名逐利这一套。因此，他写信给父亲，说自己准备退学跟表哥到侍从室谋事，父亲没作正面回答，只要“梅竹笔”上墨汁淋漓地写了一副对子：

遂涉宦途，贪求官位非汝家素愿

育德习文，报效国人乃吾儿宗旨

表兄仍不甘心，清明节时带黄仲洲到夫子庙去游逛。见算命测

字的摊位不少，表兄就拉他到一个算命瞎子面前算算未来的命运。

算命瞎子胡诌了一通，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”，竟排出八个大字：“生丑逢时，命该富贵。”黄仲洲心中一阵暗喜，只好说出父命难违。岂料算命瞎子把竹牌一拍：“嗨！自古忠孝本难全哟……你如果固守父训，那就活活地把眼前的锦绣前程丢掉了……”

黄仲洲一听，真以为自己命运该富贵，就一反家训，第二天向艺专校长递交了一份退学申请，再给父亲发了封家书，就跟表哥走进了侍从室的大门……

“嘎吱”一声，“凯迪拉克”停在总统官邸门口。

黄仲洲急匆匆下车，忐忑不安地向会客室走去。

客厅灯光明亮，穿着裘皮长袍戴狐皮帽的蒋介石，已在客厅等候。

“仲洲兄，你来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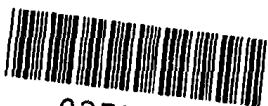
蒋介石伸出那双修长干瘦的手，黄仲洲连忙双手迎了上去。两双手都没有握紧，显得软弱无力。

黄仲洲吃惊不小，他追随蒋介石以来，虽有多次见面，称他“仲洲兄”，还是破天荒第一次。他惶恐地竟忘记了往日的礼节，连忙立正、敬礼，准备问候几句。可惜蒋介石已掉转屁股向一张宽大沙发走去，没有看见他这副温驯劲儿。

“好好，坐，你请坐。”蒋介石朝旁边沙发一挥手。

黄仲洲恭恭敬敬坐到小沙发上，正面瞅了蒋介石一眼，心里暗暗地叹息：“两个月没见，他怎么变得如此这般……”

蒋介石明显地衰老了，目光呆滞，神情抑郁，布满皱纹的脸颊毫无光泽，皮肉都松弛下来，仿佛几大战场的惨景，都集中反映到他这张脸上。几年前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气，已不复存在。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国会的报告里说：目前蒋氏已经成为一个疲乏的老人，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……



“仲洲，今晚让你来我这儿，事情重大，中正不得不这样。”蒋介石略做思索，便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！总统日夜为党国操劳，我又算得了什么。总统有何见教，尽管吩咐吧。”

“好，很好！”蒋介石凝神想了一下，就直勾勾望着这位部下：

“仲洲兄，我已决定撤离南京。”

“撤离南京？！”黄仲洲既感到惊愕，却又在意料之中。但他又不敢再说什么，怕自讨没趣。他望着蒋介石那张神情沮丧的脸，心乱如麻。

“我们撤出南京去台湾之前，必须做三件事。”

黄仲洲惊恐地望了蒋介石一眼，忙问道：“哪三件事？”

“人才，是党国之本。要尽量动员他们去台湾，像竺可桢、张其珣这样的著名学者，我已派经国去杭州做工作，这是第一件。库存的黄金、白银、物资不能留在大陆，我已手谕汤恩伯要不惜一切力量运往台湾，这是第二件。至于第三件嘛，故宫博物院以及其他文物单位珍藏的全部文物，也要运往台湾……仲洲兄，我今晚召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。”

末了，蒋介石终于说出今晚请来的本意，难怪如此礼贤下士。要把文物运走，黄仲洲早有预感，装箱就是待运，只是事先不知具体的地点和计划。

“仲洲兄，金银易得，文物难求。你掌管的文物都是万金难换稀世国宝哟！”

见蒋介石这么强调，黄仲洲连连点头：“是，是！总统……不过我势单力薄，恐难担当此重任。”

“不！我不是让你去完成全部文物的运台工作，只上让你去押运一批文物精品。这批精品要懂行的人去押运，我考虑再三，非你莫属。”

黄仲洲说不出话来，久久地呆愣着。因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，